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六十二則 桑林鎮

話說包公賑濟饑民，離任赴京來到桑林鎮宿歇。吩咐道：「我借東嶽廟歇馬三朝，地方倘有不平之事，許來告首。」忽有一個住破窯婆子聞知，走來告狀。包公見那婆子兩目昏花，衣服垢惡，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，要告什麼不平事？」那婆子連連罵道：「說起我名，便該死罪。」包公笑問其由。婆子道：「我的屈情事，除非是真包公方斷得，恐你不是真的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如何認得是真包公，假包公？」婆子道：「我眼看不見，要摸頸後有個肉塊的，方是真包公，那時方伸得我的冤。」包公道：「任你來摸。」那婆子走近前，抱住包公頭伸手摸來，果有肉塊，知是真的，在臉上打兩個巴掌，左右公差皆失色。包公也不嗔怒她，便問婆子有何事？你且說來。那婆子道：「此事只好你我二人知之，必須要遣去左右公差方才好說。」包公即屏去左右。婆子知前後無人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家是亳州毫水縣人，父親姓李名宗華，曾為節度使，上無男子，單生我一女流，只因難養，年十三歲就入太清宮修行，尊為金冠道姑。一日，真宗皇帝到宮行香，見我美麗，納為偏妃。太平二年三月初三日生下小儲君，是時南宮劉妃亦生下一女，只因六宮大使郭槐作弊，將女兒來換我小儲君而去，老身氣悶在地，不覺誤死女兒，被囚於冷宮，當得張院子知此事冤屈。六月初三日見太子遊賞內苑，略說起情由，被郭大使報與劉后得知，用絹絞死了張院子，殺他一十八口。直待真宗晏駕，我兒即位，頒赦冷宮罪人，我方得出，只得來桑林鎮覓食。萬望奏於主上，伸妾之冤，使我母子相認。」包公道：「娘娘生下太子時，有何留記為驗？」婆子道：「生下太子之時，兩手不直，一宮人挽開看時，左手有山河二字，右手有社稷二字。」包公聽了，即扶婆子坐於椅上跪拜道：「望乞娘娘恕罪。」令取過錦衣換了，帶回東京。

及包公朝見仁宗，多有功績，奏道：「臣蒙詔而回，路逢一道士連哭三日三夜。臣問其所哭之由。彼道：『山河社稷倒了。』」臣怪而問之：『為什山河社稷倒了。』」道士道：『當今無真天子，故此山河社稷倒了。』」仁宗笑道：「那道士誑言之甚。」

朕左手有山河二字，右手有社稷二字，如何不是真天子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望我主把與小臣看明，又有所議。」仁宗即開手與包公及眾臣視之，果然不差。包公叩頭奏道：「真命天子，可惜只做了草頭王。」文武聽了皆失色。天子微怒道：「我太祖皇帝仁義而得天下，傳至寡人，自來無怨，何謂是草頭王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既陛下為嫡派之真主，如何不知親生母所在？」仁宗道：「朝陽殿劉皇后便是寡人親生母。」包公又奏道：「臣已訪知，陛下嫡母在桑林鎮覓食。倘若聖上不信，但問兩班文武便有知者。」仁宗問群臣道：「包文拯所言可疑，朕果有此事乎？」王丞相奏道：「此陛下內事，除非是問六宮大使郭槐，可知端的。」仁宗即宣過郭大使問之。大使道：「劉娘娘乃陛下嫡母，何用問焉！此乃包公妄生事端，欺罔我主。」仁宗怒甚，要將包公押出市曹斬首。王丞相又奏：「文拯此情，內中必有緣故，望陛下將郭大使發下西台御史處勘問明白。」仁宗允奏，著御史王材根究其事。

當時，劉后恐洩露事情，密與徐監宮商議，將金寶買囑王御史方便。不想王御史是個賊官，見徐監宮送來許多金寶，遂歡喜受了，放下郭大使，整酒款待徐監宮。正飲酒間，忽一黑臉漢撞入門來。王御史問是誰人，黑臉漢道：「我是三十六宮四十五院都節史，今日是年節，特來大人處討些節儀。」王御史吩咐門子與他十貫錢，賞以三碗酒。那黑臉漢吃了二碗酒，醉倒在階前叫屈。人問其故，那醉漢道：「天子不認親娘是大屈，官府貪賊受賄是小屈。」王御史聽得，喝道：「天子不認親娘干你什事？」令左右將黑臉漢吊起在衙裡。左右正弔間，人報南衙包丞相來到。王材慌忙令郭大使復入牢中坐著，即出來迎接，不見包公，只有從人在外。王御史因問：「包大人何在？」董超答道：「大人言在王相公府裡議事，我等特來伺候。」王御史驚疑。董超等一齊入內，見吊起者正是包公，董超眾人一齊向前解了。包公發怒，令拿過王御史跪下，就府中搜出珍珠三斗，金銀各十錠。包公道：「你乃枉法賊官，當正典刑。」即令推出市曹斬首示眾。

當下徐監宮已從後門走回宮中去。包公以其財物具奏天子，仁宗見了賊證，沉吟不決，乃問：「此金寶誰人進用的？」包公奏道：「臣訪得是劉娘娘宮中使喚徐監宮送去。」仁宗乃宣徐監宮問之。徐監宮難以隱瞞，只得當殿招認，是劉娘娘所遣。

仁宗聞知，龍顏大怒道：「既是我親母，何用私賄買囑？其中必有緣故！」乃下敕發配徐監宮邊遠充軍，著令包公拷問郭大使根由。包公領旨，回轉南衙，將郭大使嚴刑究問，郭槐苦不肯招，令押入牢中監禁。喚董超、薛霸二人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如此如此，查出郭槐事因，自有重賞。」二人逕入牢中，私開了郭槐枷鎖，拿過一瓶好酒與之共飲，因密囑道：「劉娘娘傳旨著你不要招認，事得脫後，自有重報。」郭槐大使不知是計，飲得酒醉了乃道：「你二牌軍善施方便，待回宮見劉娘娘說你二人之功，亦有重用。」董超覷透其機，引入內牢，重用刑拷道：「郭大使，你分明知其情弊，好好招承，免受苦楚。」郭槐受苦難禁，只得將前情供招明白。

次日，董、薛二人呈知包公，包公大喜，執郭槐供狀啟奏仁宗。仁宗看罷，召郭槐當殿審之。槐又奏道：「臣受苦難禁，只得胡亂招承，豈有此事。」仁宗以此事顧問包公道：「此事難理。」包公奏道：「陛下再將郭槐吊在張家園內，自有明白處。」

天子依奏，押出郭槐前去。包公預裝下神機，先著董超、薛霸去張家園，將郭槐吊起審問。將近三更時候，包公禱告天地，忽然天昏地黑，星月無光，一陣狂風過處，已把郭槐捉將去。

郭槐開目視之，見兩邊排下鬼兵，上面坐著的是閻羅天子。王問：「張家一十八口當滅麼？」旁邊走過判官近前奏道：「張家當滅。」王又問：「郭槐當滅否？」判官奏道：「郭大使尚有六年旺氣。」郭槐聞說，口聲：「大王，若解得這場大事，我與劉娘娘說知，作無邊功果致謝大王。」閻王道：「你將劉娘娘當初事情說得明白，我便饒你罪過。」郭槐一一訴出前情。左右錄寫得明白。皇上親自聽聞，乃喝道：「奸賊！今日還賴得過麼？」

朕是真天子，非閻王也，判官乃包卿也。」郭槐嚇得啞口無言，低著頭只請快死而已。

上命整駕回殿，天色漸明，文武齊集，天子即命排整鑾駕，迎接李娘娘到殿上相見。帝、母二人悲喜交集，文武慶賀，乃令官娥送入養老宮去訖。仁宗要將劉娘娘受油鍋之刑以泄其忿。

包公奏道：「王法無斬天子之劍，亦無煎皇后之鍋，我主若要她死，著人將丈二白絲帕絞死，送入後花園中；郭槐當落鼎鑊之刑。」仁宗允奏，遂依包公決斷。真可謂亙古一大奇事！